

反映机关生活的日记体长篇小说
继肖仁福之后又一写实作家罗国芳的力作

真实、生动、诙谐、犀利

DE

机关日记

罗国芳
◎ 著

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

真实、生动、诙谐、犀利

DE

机关日记

罗国芳 ◎ 著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机关日记/罗国芳著.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3. 9

ISBN 7-106-02040-0

I. 机... II. 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6722 号

责任编辑:张 宁

封面设计:陈 燃

版式设计:张利娜

责任印制:刘继海

机关日记

罗国芳/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邮编 100013

电话:64299917(总编室)64216278(发行部)

E-mail: Jsja@netchina.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法大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 字数/180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106-02040-0/I·0448

定 价 18.00 元

反映机关生活的日记体长篇小说
继肖仁福之后又一写实作家罗国芳的力作

真实 精彩 幽默 诙谐 犀利 深刻

序

初见罗国芳，便被那恰到好处处的马褂打动：此人定是性情中人。理由是唐装穿在很多人身上怎么看都像七星瓢虫，惟独一上了他的身便宛若凡间凤雏，潇洒自如、从容不迫，又仿佛紫衣秀士。能把不合时宜的衣服穿得自然妥贴，肯定性情所致了。一聊又知：罗国芳在新化乡间人称“烂秀才”。“秀才”有些“烂”，肯定是才气放置久了透点儿酸，酸点儿就酸点儿吧，老醋更比新醋醇，才气越搁越逼人。

果真是性情中人。性情中人是宜做官的，即便是做了官，也是个散淡飘逸的闲官。就是这个不宜做官的人，写了本《机关日记》。

有人说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人物以湖南、安徽为最，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文化，湖南人都是出类拔萃的。不说整个三湘，仅仅拿出湘西这块宝地，一个沈从文就把文坛给镇住了，近年来又不断冒出各路领军人物，把文坛的一坛死水激活，浑是浑了点儿，但总比发臭好得多。所以，我这个安徽人在湖南人面前的文化底蕴很容易就泄了。肖仁福的小说用深深的忧患意识和高尚的精神力量冲击我的小民意识与匹夫良知；张绍民关于乡村疾病与死亡的描述唤起我生命中的呻吟和反思；罗国芳的《机关日记》以凡人琐事

起我生命中的呻吟和反思；罗国芳的《机关日记》以凡人琐事和生命状态改变我对机关生活的冷眼无奈及刻薄认识……

我问罗国芳：你做过官么？他回答说：如果所有的办公室主任都是官的话，那我也是个做过官的人。我喜欢罗国芳这样的官——权且认他是个官吧——有真性情的官总是很难得的，他的性情从他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有钱的人，有权的人，甚至有才的人我不一定喜欢，但我喜欢有意思的人，喜欢罗国芳笔下打猎喝酒吟诗的生活。因此，我有点崇拜罗老师了，罗老师是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深谙生活的道理。

现实主义者进入社会，理想主义者融入自然，很多人总是渴望与自然一体，却不能从社会从容而出。罗国芳挥一挥衣袖，从邻近湘西的新化来到京城，这仿佛是当年沈从文先生走过的路。罗国芳正在京城甜水园写他的下一部书，我不知道他的闲适恬淡能否持续下去，但我敢肯定他的从容不迫是环境无法改变的。

在京城，我闲得没时间，忙得没事做。所以我很想告诉罗老师：我渴望去一趟你们湘西。

是啊，写什么小说呀？

纵华跃

2003年8月22日晨

当官的当官吧,教书的教书吧。

9月12日

“命里有来终须有,命里无来莫强求。”这是我走向社会之后一贯遵循的人生准则。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在法律和道德范畴之内,活得轻松自在,居然有很多人还羡慕我活得潇洒。

其实,在此之前,我也有过向命运挑战的狂妄行为。目的很明确:寻找一种与老爹不同的活法而已。老爹说,如果我早生几年,一定是他最忠实的继承者:手拿两尺五,日头晒屁股,苞谷煮萝卜,半夜肠打鼓。老爹描述的是六十年代贫困山区的生活。如果我早生几年,高中毕业肯定赶上文化大革命。那时,当兵、提干、招工都是靠推荐。我一个十八辈子农民的后裔,谁推荐呢?还不是跟老爹扎根农村将“革命传统”发扬到底。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是我没读书的老爹，惟一用来教育我的一句有文化品位的话。结果很管用，我高中毕业后的第二年根本不用谁来推荐就考上了大学。后来大学毕业了，面临着分配，何去何从？思来想去，我想从政，理由有二：一是出身清贫，自小在家就目睹父母受尽人家的欺凌。无论大小，只要当个官儿，就能给父母争口气；二是女朋友也逼得紧，非要我从政不可，说有前途。那时候大学生的毕业去向原则是：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这话还遗留着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味道。所以从不从政也不是我想当然的事。

在命运的十字街头，我无所适从。

后来遇到一个顶职在公社当了几年农技员的老同学卿正全聊及此事。他眉飞色舞地告诉我说，任何一党都是由党员组成的，但是不可能要一个英明领袖亲自率领全党讨论你的工作分配吧！它是由党的基层代表党来分配你，而基层的某些党员，实际上是极少数的党员就可以分配你。我木讷讷的，后来挨了卿老弟一指头。经他如此这般讲解之后，我觉得社会这本大书我得从头开始读。

一切准备停当，农技员卿老弟带我去了一趟县人事局的陈局长家里。说明来意之后，陈局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年轻人，要服从党的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毛主席不是说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吗？”我连连点头，只有“是，是，是”的份儿。临走，卿老弟向局长夫人递上带来的塑料袋子，语气中带有强调的口吻说：“杨主任，表哥是个穷书生，没什么感谢陈局长的，这是家里带来的一个猪肚和两只鲢鱼，洗得干干净净的，不嫌的话，请收下，不要坏了，明天就炖了，以后靠陈局长多关照。”

过了五六天，卿老弟就催我去人事局打听打听。我怯生生地来到陈局长办公室，只有两个办事员在那里。一个年轻人要我等一会儿，说陈局长有事去了，我就在旁边的木椅上坐了下来。不一会儿，一个尖嘴猴腮样的小子叫叫嚷嚷跑了进来：“特大新闻，特大新闻！”

“三角板，你疯了！”

“三角板”全然不顾，继续嚷道：“今天早晨，一个叫化子饿了，就在我们县政府外边的垃圾堆捡东西吃，你们猜，他捡到什么了？”

“三角板”见没人理，就吐出了一个浓浓的烟圈说：“他捡到一个臭猪肚子，准备用破罐子煮了吃，结果发现里面居然有五千块钱呢。”

我顿时傻了眼，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五千块钱，五千块钱呐！

官路没走通。钱花了，女朋友走了。我被分配到了最边

远的梦公山中学当了一名教书匠。省吃俭用，节约每一分钱为家里还债。那时的月薪是每月二十九元钱，我很少回家，在那里过了五年苦行僧的日子。课余闲暇，不是背背唐诗宋词，就是打打猎。

这是我人生中一幕落花流水的惨剧。从此我确信“命里有来终须有，命里无来莫强求”是一条亘古真理。

五年后，卿正全当了文教局长，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五年来我很少跟他来往，见到他心里就有些泛酸。但五年后我被调到了位于县城的重点高中二中。别人说我要么关系很硬，要么舍得血本丢“手榴弹”，我说关系没有，“手榴弹”没丢过，臭猪肚子送过一个。

一天，校长笑吟吟地告诉我，说局长明天要来看我，我说请转告局长大人，明天我没空。后来局长约见过几次，都吃了闭门羹。

当官的当官吧，教书的教书吧。

在他们眼里,我似乎从此就要做个好秀才了,我心里便有淡淡的悲哀。

9月17日

得到调我去县委办公室当秘书这个可靠消息的时候,我还久久地怀疑过这“真实消息”的真实性。

当我清醒一下头脑的时候,我才觉得,无可置疑,我真的要当官了。

无论我怎样保密,这消息还是一下传开了。麻烦也跟着来了,家里头的人陡地增多,有事没事的都来,说些无聊的东西。我和妻子都不善人情交际,只得把门一锁,回乡下老家了。

快去新单位上班了,我要老婆把学校的几位“铁杆”在一个周末约到老家,备了几瓶三星级的“金六福”和两箱啤酒。

晚宴吃得昏天黑地,酒一直从“豪言壮语”喝到“默默无

语”，意气大发时，大家脱光了膀子，一边碰杯子，一边高歌“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哇……”，直到东方泛白。

一觉醒来，已是日落西山。哥们儿要走，留下一件事要我一定完成，在我去县委之前，最后做一次“烂秀才”，给我们曾经一起玩得最多的良松的那间小房子命一个名，然后做一副歪联。我自然高兴为之。在他们眼里，我似乎从此就要做个好秀才了，我心里便有淡淡的悲哀。

良松的那间小房子，是他岳母要来给他带孩子时学校照顾分给他的，后来他把孩子送到乡下老家，这房子自然空着，加上位置相当隐蔽，晚上只要把门窗一关，四面不透光，于是我们课余闲暇时常瞒天过海，在这里二五八、三六九，过上一把麻将瘾。这间小小的房子，与我们结下了深厚的不解之缘。

为了以后我回到这小小的房子能找到曾经的感觉，为了让我的那些哥们儿每周坐在这里就会想起他们的罗哥，特别是当三缺一的时候，我不得不多费了点心思，最后将小房子定名曰：“缘庐”，并随兴自撰了一副颇具“烂秀才”风格的对联：

不是红尘，亦鬼亦仙，仅一两杯浊酒清茶，择斯楼，个中寻趣；

并非黑社，无帮无派，只三四位狐朋狗友，来此处，忙里偷闲。

对这房子的名字和对联我还洋洋得意了一番，为了表示诚意，我特意跑到街上，请一个字写得好的朋友，用宣纸写好，又去装裱店裱好送过去。

到了学校，那些骂我小秘书算个鸟东西的人都好像从来没骂过我一样，一个个对我笑吟吟的，都请我去玩玩，去坐坐，去聊聊。只是我还是一副鸟东西的样子，谁家也没去，像以前一样。

以前我是什么样子？以前我完全是鸟样一个。在乡下一晃就是五年，由于精心修炼，亦或是烟熏火燎吧，无论是外形还是内心，我都显得有些古香古色，一个典型的被城里人瞧不起，看不惯的乡巴佬。只是上课的时候还算受学生欢迎，初到二中的那一学期，在一次学校统一举行的民意测验中，我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一。其实，当老师的教书教得好，受学生欢迎，并非是一件好事，不是吗？我从此就被推向了毕业班、复习班的讲台，再也没轻松过了。

我多次要求换下来，领导就是不肯。时间一长，我也就累得有些火气，有火气就往领导身上发，领导从来就是一脸的微笑，很是动人。领导的迁就，渐渐地养成了我有些傲气

加疏狂的性格,有时在学生面前也不收敛,居然越发被学生喜爱,说我有个性。后来加上在那些报刊上发表的几篇狗屁文章,更使有些学生崇拜起来。更有甚者,不知哪位兔崽子把我一张穿上迷彩服背着双管猎枪,抱着猎狗,骑在摩托车后面的照片放大之后贴在了学校的文化长廊里,一时使我成为了学校的焦点人物。我好生风光了一阵子。

这样的人大名出不了,小名也不会少,好名气不多,坏名气也不会缺。

怎么我的话也这么值钱了，金口玉言啦？现在我只要应一个“行”字就足以抵当年五千元不止。

9月25日

我调县委办公室工作在教师队伍中是件很值得大家羡慕的事。因为教过书的人都深切领受过当“教书匠”的个中滋味，可跳槽又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我怎么一下就跳了，社会上传闻很多。一种认为是县委杨强书记为了感谢我，感谢的理由是他儿子去年从我班毕业，考了个省文科状元，进北大了。

杨书记的儿子去念大学前，杨书记把所有的校领导和任课老师都请到县里最高级的金色宾馆摆了两桌。酒过三巡，杨书记微笑着对我说，罗老师，据说你既有能力，又有才华，趁着年轻，换个行业怎么样？我急忙唯唯诺诺：“书记您过奖了，过奖了，我除了教书，什么也不会做啊。”

校长马上接话：“杨书记，你果然是慧眼识英才，他可是我们学校的王牌呀，您挖去了，我们的牌子不是倒了吗？”

杨书记微笑说：“你们学校也是我县教育的一张牌子，我怎么会让你们倒掉呢？”

校长听懂了杨书记的话外音。于是，他端起酒杯，缓缓走到杨书记身边说：“杨书记，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来，我代表学校全体师生向您敬一杯。”然后一仰脖子，“咕咚”一下，一杯酒下肚。

领导的话有时说是说了，但酒席上的话当不得真。所以有些领导只要有人请客，他决不推辞，席间无论你提什么，他都是海誓山盟，“没问题”三个字，果敢，坚毅，领导气魄一挥无余。待到酒醉饭饱之后，嘴巴一抹，拍拍东道主的肩说：“刚才在酒席上，喝多了点，我讲的话你可别当真，有什么事，打个报告来，我们领导集体研究研究。”然后一拍屁股，一挥手，一溜烟走了。

所以杨书记的话我一直就没放在心上，何况我对仕途全然没有半点欲望。年过三十的人了，还露什么头呢？

第二种看法是认为杨书记看上了我的才，其实我何才之有，充其量也就是人们说的“烂秀才”，“秀才”担当不起，但“烂”的确有一丁点儿，因为我天生七分疏狂，三分无赖。

第三种说法是，我的铁杆的铁杆与杨书记是铁杆，于是，

我的铁杆的铁杆在铁杆面前经常吹嘘他的铁杆的铁杆，说才华了得。有一次喝酒，我的铁杆的铁杆要他的铁杆一定帮忙解决。杨书记答应了。

说法还有很多，我且按下不表。

究竟哪种说法是对的，我也哑巴哭娘，搞不清楚。

反正有一天杨书记真的把我叫了去，郑重其事地问我：“愿不愿意换个岗？”我挠了挠后脑勺：“这个不是很难嘛？！”

“不难，就你一句话。”杨书记的话很坚定。

我想，怎么我的话也这么值钱了，金口玉言啦？现在我只要应一个“行”字就足以抵当年五千元不止。

“那就承蒙书记错爱了。”为了表示客气，我把“行”字的意思换了另一种句式表达了出来。

答应之后，我也不知去干什么，也不知这事何时能成。

不久，我就得到了借调去县委办公室当秘书的消息。接到通知那天，我去老爹和老妈的坟上烧了很多纸钱，纸钱变成了许多的黑蝴蝶在空中飞舞，我的眼泪大颗大颗地掉在燃烧得很旺的纸灰里，“滋”地一声，然后又是“滋”地一声，再然后就“滋，滋，滋”地响个不停了。